

短篇小说选

1949—1979



编 选 说 明

建国之初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为《人民文学》创刊号题词：“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”，向我国文艺工作者发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热情号召。三十年来，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，我国文艺事业有了很大发展，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，积极努力，创作出了大量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。但是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时期，他们炮制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，在文艺界疯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，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，残酷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，使得我国文艺园地百花零落，万马齐喑。万恶的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相继被打倒，我国的文艺事业重新得到蓬勃发展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，华主席为《人民文学》题词：“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，贯彻执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。”给我国文艺工作者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，引导我国的文艺创作日益走向百花争艳的局面。目前，在新的长征路上，广大文艺工作者正在努力创作崭新的作品，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贡献。

三十年来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之中，短篇小说是一个重要的部分。三十年中间，虽然一度遭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摧残和破坏，但是总的说来，我国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队伍茁壮成长，新人辈出。报刊发表和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短篇小

说，题材广阔，风格和手法丰富多彩，其中许多作品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这些作品，反映了时代风貌，配合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，有力地发挥了“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”的战斗作用。

为了比较集中地展示建国三十年来短篇小说创作的可喜成果，宣扬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中的胜利，以无可批驳的事实戳穿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强加给我国文艺界的各种罪名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部选集。

选集所收作品，力求具有较高的思想、艺术水平和不同的特色；并顾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，作品题材、风格和手法的多样。读者的评价和反映，已产生的社会效果，是选收作品的重要依据。某些虽有缺点而主要思想内容积极、健康的作品，也加以选收。选集目次，大体上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。根据篇幅情况，分册陆续出版。由于编辑水平有限，资料搜集不足，这部选集难免有遗漏或不当之处，切盼得到广大读者、作者和各有关方面的批评、帮助，我们将在再版或出版最后一册时改正和补遗。

谨以此书作为献礼，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诞生三十周年。

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

一九七八年十月

目 录

雨	艾 芜 (1)
台湾姑娘	林斤澜 (9)
雪天	张 麟 (32)
同志	余以平 (46)
延安人	杜鹏程 (54)
自由神的命运	郭 华 (74)
红豆	宗 璞 (98)
骨肉	胡万春 (131)
老杜和助手	于 敏 (144)
小师弟	沈虎根 (156)
晨	张有德 (174)
国际友谊号	陆俊超 (185)
央金	刘 克 (208)
起点	郝斯力汗 (216)
我的引路人	海 默 (237)
小鬼	刘肖无 (258)
七根火柴	王愿坚 (273)
卖酒女	徐怀中 (277)
达吉和她的父亲	高 缨 (288)
长院奶奶	韩文洲 (310)

百合花	茹志鹃 (324)
老长工	朱 为 (334)
狼透铁	柳 青 (347)
亲爱的妈妈	扎拉嘎胡 (401)
一个温暖的雪夜	刘白羽 (411)
风浪	沙 汀 (421)
井台上	管 桦 (435)
门板	普 飞 (440)
一盏抗旱灯下	申跃中 (446)
“锻炼锻炼”	赵树理 (451)
普通劳动者	王愿坚 (473)
新结识的伙伴	王汶石 (485)
牧场雪莲花	叔宽浮 (499)
同心结	李大我 (510)
小红和阿蓝	靳 以 (523)
山那面人家	周立波 (536)
师徒会	刘 勇 (544)
三不吹	慕水源 (550)
吾拉孜爷爷	克尤木·吐尔的 (565)
蜜	端木蕻良 (571)

雨

艾 芜

“好女儿，快脱了淋湿的衣裳，你还呆呆地站着做什么呀！”
母亲忍不住了，连忙帮女儿脱下了湿衣，一面责备，一面又心疼地问：

“怎么样，你病了吗？”

“娘，我好好的，没有病。”

徐桂青灵敏地一下子把湿衣抢到手里，拿去挂着，随又一言不发地站在窗前，仿佛在专心倾听外面的雨声似的。黑暗的天空，一下给闪电照亮了，对面的楼房，鲜明地现了出来，立即又沉没在黑暗里去。跟着一下雷声，把窗子都震的发抖。雨点从房檐上落下来，溅在地上，越发响得厉害。

母亲望望窗外，叹气地说：“真是下疯了，越下越大。”继而又对女儿欣喜地说：“幸好你还跑的快，走慢一点，可就全身湿透了。……快去吃饭吧，你不饿么？”

徐桂青没有回答，只是呆呆地站着，一直望着窗外，仿佛外面有什么东西，非常吸引她一样。

娘把饭放在炕桌上，望了她一下，然后略带诧异的神情问：

“桂青，你今天出了什么事了？”

“娘，没有什么事，”徐桂青赶快坐上炕来，一面拿起碗筷，一面惆怅地说：“我只觉得雨下得太多了。”

“你还管雨做什么？再下的大，你已经回家了。快吃吧！”

母亲说着，一面抬起头望望屋顶篷，看看有没有漏雨，浸出润湿的痕迹。她听见雨越下越大，心里也在关心起雨来。

“娘，你可晓得还有好多人，正淋着雨走呵！”

徐桂青显得不安地说，两条又细又弯的眉毛，又接近些了，小小的眼睛，凝结着忧愁。

一个很大的雷声，响得非常惊人，徐桂青一下连饭都不吃了，失声地说：

“该不会中电嘛！”

“快吃饭，不要担心他们，他们会找着人家躲下子雨的。”

徐桂青现着很失望的脸色，摆下手里的筷子，说：“有什么人家，那一路上都没有人家。”一下发觉自己不该说这样话的，便赶快埋头吃起饭来。

母亲怀疑地看她一眼，忽然警觉地说：“你该叫小张先到我们家里躲躲，雨息了再让她走。”

“娘，我不是担心小张，今天该她轮休，她没有上班。”徐桂青分辩地说，又跟着补充一句：“我是担心他们那些住在乡下的。”

“哎呀，你还白担这些心做什么？一年三百六十天总要下雨的。”母亲教训地说，“你只要把火车上的工作，件件都做的好，就算你对啦！你这个人哪，有时候，又太过分了，对啥人都好，不该关心也在白关心。有时候，一不关心起人来，简直又不通情理，象小张有时候来这里多坐坐，你就老大不高兴。”

“娘，不要提小张了，我不喜欢她，她就是爱打扑克，不肯读点书。”徐桂青摇一下筷子。

徐桂青一向在环市火车上查票。环市火车是由钢铁公司管辖，专为工厂工人上班下班服务的。好些工人住在农村，全靠火

车，每天接送他们。一些年青的工人很注意徐桂青，常常为她那端庄美丽的相貌掉过头来，有的还设法要开她一点玩笑。徐桂青拿着剪子，走到他们面前，严肃地说：“查票。”他们就把食堂饭票子或者菜票子，递在她的手上，脸色还做得一本正经的。有的又看见她要来了，故意装着睡熟的神情，打雷都惊不醒的样子。徐桂青挺讨厌这些人，有时心里会愤愤地想：“我恨死这些鬼，”只差没有骂出口。

有一个年青工人，一上车就靠近车窗，专心地看书，有时又摸出一本小册子，拿铅笔算算术。夏天的夕阳，掠过种着高粱的田野，斜斜地射进车来，照在他的脸上，他也不从书上移动他的眼睛。冬天的时候，天黑的快，他一上车，就赶快找着挨近电灯的座位，有时要是灯光暗淡一点，他就会站了起来，靠着座椅，设法接近灯光。这很久以来，就引起了徐桂青的注意。别的青年工人也有在火车上看书的，但不象他这样经常不断地看。

徐桂青的父亲，是个驾驶火车的工人，因为害了风湿性关节炎，住了医院，随后又住疗养院，已经两年多了，工资虽然照发，但依规定，长期病人的工资，却不能不打些折扣。因此家庭生活就有了一些困难，做女儿的高小一毕业，便得找寻工作，赚些钱来，贴补家用。这样徐桂青就做了查票员。由于不能升中学，她是痛哭过的。早上上班的时候，看见先前小学的同学，挎着漂亮的书包，顺着青杨排立的马路，迎着初升的红日，仰着生气勃勃的脸子，兴冲冲地向中学校走去，她忍不住冒出了眼泪。她的查票工作，依着工人上班下班的需要，是三班倒的，一星期早上上班，再一星期下午上班，再一星期又在半夜了。因此，她就不能经常去读业余的学校，这使她的心情沉重而又痛苦，感到学习方面十分暗淡。她也要求过另换工作，但领导上要给她适合的工

作，也一时不易找到，只劝她暂时忍耐。但她自从注意到那个年青人以后，每次查票走到他的面前，望见他手里的书，或是手里的铅笔，都禁不住增加了勇气，把自己鼓舞起来，觉得自己不是有不少闲的时间么？为什么要同小张她们去打扑克？为什么不找本书来看看？这么几次感触之后，她的衣袋也给书本弄得膨胀起来。晚上在灯下看书的时候，眼皮倦得睁不开了，打一会盹儿，忽然一下惊醒了，就立刻振作自己。同时那个为阳光或灯光照着，专心、热忱、年青而又有着光辉的颜面，也蓦地现了出来，这对她的鼓励是很大的。她想：人家在工厂里一天作八小时的工，坐上车来，还不断地看，现在他在家里，也一定是在看的。我只是查查票哪，不算得怎样累。这样一来，她就能坚持她自己规定学习的时间。

徐桂青注意那个青年工人，已有一年了，但还不知道他的姓名。只是有一点，她是挺熟悉的，火车一到柳村站，那个年青工人，就一定要下车去。但也有好几次，使她很奇异。那个年青工人，并没有在柳村站下车，而是在几分钟后，到一个叫清水河的车站，才下去。那时，她看见他是在专心算算术，舍不得丢下铅笔的样子。她推测，那个年青工人的村子，一定是在两个车站的中间。有一次，偶然的会，火车停在清水河的车站，她碰见两个年青工人和那个年青工人，正在一面谈话，一面走下车去。“小陈，你这下可要多走三四里路了！”“没关系，我恰好算好一道题。”这样一来，徐桂青更加明白了，那个年青工人的村子，一定是挨柳村车站比较近一些，到底是哪一个村子，她弄不明白。但一过柳村车站，约莫走了四五里的地方，一片青色高粱田野的那边，有着柳树围绕的村庄，露出一片白色的粉壁，远远地现了出来。冬天还要看得明白一点，田野上铺着白雪，村庄的树叶业已

落光，黑灰色的瓦屋，仿佛近了好些似的。她不知不觉地感到那是一个美丽的村庄。火车到了清水河车站，那里下的人多，比较停的久点。有两条宽大的路，伸进乡村的田野，路两旁夹植着不高的杨树。有一条是伸向柳村那个方向，她站在车厢门口，望了出去，心里发生一些幻想，觉得能有机会，在那条路上走走，一定是很幸福的。但这都是一刹那就过去了，没有留在心上有好久。只是她看见那个年青的工人，一到清水河车站下车，就不免对他起着一点惋惜的心情：何必为一道算术题，多走三四里路呢？同时，也就感到他那样用功，实在很可佩服。有时候走到那个年青工人面前查票，很想告诉他：“不要再走那么多的路，你应该就在柳村站下去。”就是苦于说出口来，因为她同他从来没有讲过话。她只是向他说：“请拿出票来。”他没有回答一个字，没有看她一眼，只是从衣袋里摸出票来，让她拿去，他的眼光一直射在书上。她把剪一下的票，递给他，一面说：“拿票去。”他也只是再伸出手来，接着，或者是摸出车票的手，一直没有缩回去，让她再递给他车票，他还是没有看她一眼。象这么简单极了的关系，又怎么能够进忠告呢？讲话都不可能。有时她也觉得好笑，心里暗暗嘲笑自己：“白操这些心干什么？人家半眼都不瞧你哩。”这样想想也就心里开朗了，什么也用不着挂念，正如火车窗外，掠过一片长着苹果的园子，一座茅房侧边的几株花树，一下现了出来，一下又送到后边，引不起什么牵挂。可是奇怪的，就在这一点，一有随便玩一下的想头冒出芽来，那个年青的有着光辉的颜面，和那凝神注在书上的眼睛，立即出现在面前，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开。其实她自己并不想避开，倒是挺欢迎他的。小张点着手上的扑克牌说，“小徐，来打几盘。”她高兴地走去了，随即忽然被什么人责备了一下似的，立刻带着非常警觉的神情，推开面前

的牌，走开一边去，把衣袋里的书摸出来看。任随小张怎样揶揄，她也不管。自从她这么用功之后，早上上班的时候，看见那些挎着书包上中学的同学，也就并不难过了，而且还骄傲地感到：“好吧，看谁学的最多？”由于有了这种感情，她更加敬重火车上那个年青的工人。

由于基本建设急速发展，环市铁路附近的农村姑娘也有不少进了工厂。徐桂青在上日班查票的时候，就看见有两三个姑娘，同那个年青的工人，坐在一道，也在看书，也在柳村车站一道下车。这不知怎的，便隐隐微微，在她的心上，生长了一丝烦恼。有时又觉得可笑，自己认都不认识，管那些闲事做什么。可是有时看见那个年青的工人，单独一个人坐到清水河车站下车，没有那两三个年青的女工在一起，心里又暗暗感到高兴。为什么高兴，连她自己也说不出。

这一天火车从钢铁公司门前开走的时候，天上就起了乌云。太阳还没有落到地平线上，就被涌起来的乌云吞食了。原野中，水沟两旁的树木，不断地摇摆。车窗外，两旁的高粱，象绿海似的闪着波浪。徐桂青在车厢里查票，看见下班的工人，都在向窗外的天空看，露出不安的神色，显然是在担心大雨会来，下车后怎么回家。但是查到那个年青的工人面前，看见他仍是专心致志的样子，在用铅笔画一些图形，火车外面风雨要来的光景，全没引起他的注意。图形有圆的、方的、扁圆的、长方的，样式很多。徐桂青看不出他在干什么，只是很有兴趣地望了一眼，查完票就走开了。那个年青的工人，在这个时候，还那样用功，她觉得是很自然的，没有引起一点诧异。

火车到了柳村车站没有下雨，到了清水河车站，才开始大点大点地落了起来。下车的工人赶忙到车站去躲。徐桂青一眼看

见那个年青的工人，最后走下车去，直朝车站奔跑，便禁不住大吃一惊，还暗自骂了一句：“该死的，怎么不在柳村站下车哪。”但见雨越下越大，原野蒙上一层雨雾，竟至天乌地黑，车站外大路上的一排杨树，也完全看不见了，就又想起：“在车站躲一下也好，要是在柳村下车，那不是正走在路上吗？”她认为夏天的暴雨，不久就会过去的。

清水河是最大的一个车站，站内候车室大，还有糖果香酒店，因为到了这里，便算环市的铁路走了一半，两边对开的火车，在这里会见，把所有下班的工人，都送回乡了，又再开始把上班的工人，从沿路各站送进厂去。雨一直没有停，车窗玻璃上不住地滴着雨水。上车的工人，好些身上都淋湿了，还把湿鞋子的足印，弄湿了车座中间的过道。徐桂青一看见上来一个淋湿的人，便难过地想起：“那个年青的工人，不晓得淋成啥样了？”她希望雨停止，但是没有停息。火车回到总站，她便算下班了，搭上车站前面的电车，就回到了家里。雨越下越大，还扯电闪，响着震天震地的雷声。她想：“那个年青的工人，如果还在清水河车站躲雨，那雨这样下个不停，今晚他怎么过夜？要是不顾一切，走了回去，这样大的雨，可不淋坏了！”就因为这样的担心，她回到家，现出一点失神落魄的样子。

吃了晚饭，徐桂青还不断走到窗前去看天空，什么也看不出来，只是一片乌云，只在电闪一扯的时候才亮一下，接着便是一个惊人的雷声。雷声一息，雨就下得更加大了。她忽然想起，雨下得这么大，又在打这样厉害的雷，那个年青的工人，一定没有回去，一定会等雨停了才走，一定没有那么蠢，冒着大雷大雨走路。这么来了三个“一定”之后，她才心里安静了。接着清水河车站那间大大的候车室，便出现在眼前。火车在那里停的久点，

一定要等对面开来的火车进了站，才能再开走。有些时候，徐桂青会跑到候车室，去看那里又新贴了什么宣传画，因此，那个车站对她是最熟悉的。她一回忆车站候车室的情景，便立刻觉得那个年青的工人，一定会坐在玻璃柜台的侧边，趁着零售店的电灯，也许还买一个面包，一面啃，一面在看书，在拿铅笔画着什么，她想到这里，便微笑了起来，她感到那种专心看书，还在一面啃面包的样子，是很可笑的。随即敛住了笑容，马上拉开抽斗，拿出初中文学课本第一册来，摊在桌上，便专心一志看了起来。

母亲看不过意地说：“你今晚该早点休息哪！”

徐桂青头也不抬地回答：“人家在候车室都要学习，我不能放弃一分钟。”

母亲略微诧异地问：“你说谁在候车室？”

徐桂青一下脸红了，把头勾得更低。

母亲见她好一阵都没有回答，只是专心地看书，怕吵扰了她，便摸出针线，开始做她的手工。

窗子外面的暴雨，一直哗哗啦啦地下着，没有停息。

1957年1月，北京

台湾姑娘

林斤澜

一个戴厚眼镜的，未老先白头的中学教员告诉我的故事。

台湾的姑娘喜欢穿花裙子，光脚拖木拖板，爱玩爱笑爱打扮。可是她们的日子十分困苦，成千成万的女孩子，还没有长成少女，就要去谋生。又没有正经的生路，只好去当“下女”，去做“女招待”……每当夜深人静，我听着窗外马路上，格拉格拉的木拖板声音，一句半句南方海岛上的吟诗般的歌曲，爽朗的成串的笑声，我就寻思台湾姑娘的性格，可总是抓不住要点。直到认识了一位小姑娘，眼见她一二年间，忽然长大成熟，又忽然枯萎谢去，我才仿佛明白了一些道理。

一九四六年的秋天，我为了生活，远离不愿意离开的大陆，渡海到台湾中部的一个中学里教书。学校远离城市，宿舍又远离学校。那是一座日本式的木头小房子，经过了日本投降，国民党接收，弄得围墙倒塌，门窗破败。荒凉的院子和寂寞的田野连接起来了。我怀念大陆上的火热的解放战争，又听不懂本地话，没有一个朋友，活象被充军到沙漠上去了。

有一天我上课回来，推开房门，不觉呀的一声，仿佛走错了人家。那挂在墙上的脏衣服不见了，摊在“塌塌米”^①上的被褥

^① 塌塌米，铺在地板上的草席。

叠起来了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拾了。最难得的是一股清凉的
气味，那是“塌塌米”刚用凉水擦过了。我听见厨房里有响声，从
破败的窗子里望进去，只见一个瘦瘦的姑娘，在低着头刷洗锅
碗。只能够看见半边脸，脸色又白又干，仿佛石灰。她象是怯生
生地看我一眼，没有抬头，也不说话。这就是好心的台湾同事给
我找的“下女”。可是这么小，行吗？

“小姑娘，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“娃莫栽。”

“家住哪里呀？”

“娃莫栽。”

“不要害怕，我这里没有多少事情要做的。”

“娃莫栽。”

我刚学会几句台湾话，知道“娃莫栽”的意思是“我不知道”。
想必我说的话，她一句也不懂吧。我回到房里，拿一张纸，写上
柴米油盐几个大字。再拿出十块钱，一起交到她手里。还没有
解释什么，她就静静地一笑，把纸头和钱随便往兜里一塞。

我想我总要说上几句什么才好，就把刚学会的几句台湾话
全部搬出来，再捎带上几个日文单字，外加指手划脚，向她说明
早饭午饭的时间。晚饭早迟一点不要紧。穿衣服向来不讲究，
用不着天天洗换。我看得出来她至少是听懂了大半的。可是必
要回答的时候，总是一声“娃莫栽”，或者静静一笑。我疑心这笑
里面多少有些狡猾。并且她始终没有抬头看我一眼。啊，不是
一个小姑娘，人家很有心眼儿哩。

从此，这个破败的日本式小房子上有了炊烟。荒凉的院子
里挂起绳子，晾上衣服。白天有人把窗子打开，让阳光进来。有
天晚上，我坐下来写字，叫她沏一壶茶。往后天天晚上一坐下

来，就听见她从厨房里，格拉格拉走过来。到了房门口，甩去木拖板，赤脚走上“塌塌米”，又是矮桌子，好象也只有跪下比较合适。可是我总不习惯，觉得自己享受过份了。每天她放下茶盘之后，就把捏在手心里的一片极小的小纸头，往桌上随便一扔，一声不响地出去了。纸头上写的是柴米油盐几个大字，每个大字下面注着钱数。我费了许多口舌，说明用不着这种日报制度。她只是回答一声：“娃莫栽。”有一回我假装烦恼，当面把纸头撕碎。这才不再拿来了。可是我发现厨房墙上挂起一个小本子，那是日记账。啊，多么固执己见的姑娘呀。

我是一个流浪的光棍汉，人地两疏，却得到这样舒适的照顾，心里充满了感谢。可是一天又一天，从她嘴里只能听到一句“娃莫栽”。我觉着是故意对我疏远。她仔细地固执地，保持着冷淡的态度。仿佛对大陆上来的人，一概不信任。有回我苦脸告诉她，不知叫她什么，只好叫做“娃莫栽”吧。她先是静静一笑，接着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。笑得直不起腰，两手捂脸，跌坐在台阶上。可是忽然打住了，笑容不见了。好象风筝断线，一下子飘得无影无踪。这一刹那间，她明显出心事重重。不是这种年纪担当得起的心事，或者这种心事使她成熟得过早了。

我向台湾同事打听她的身世，只打听到她的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，她是高小毕业生。家口重，就念不起书了。我想一个教书的人，自己的子女反倒失学，真是叫人难过。我打算每天晚上抽一点点时间，教她国文。可是这姑娘挺有心眼，我一时不敢乱说什么。有天我到厨房里去，看见她捧着本大书。见我来了就往抽斗里塞。我抢过来一看，却是日文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我吃了一惊，说了一句愚蠢的话：

“看得懂吗？”

“啊！”她闭上了眼睛。

我知道说错了话，赶紧叫道：

“你很用功，好，很好。要学国文吗？我教你，我有时间，学吧，你学吧。”

“娃莫裁。”

此后每天晚上，我们上一小时的课。上课当中，我才知道一般的国语，她全听得懂。国文程度，也够高小毕业的了。过了三个月，我第一次让她作文，不出题目，由她随意写写学习的感想。她写道：

“我要努力学习国文，赶快学好。明年我要考中学去。我的大哥被捉去当了兵，有了饭吃。我的二哥被捉去坐了牢，也有了饭吃。他们有饭吃，还使得我亲爱的母亲用不着吃饭了。从此我笑不畅快，玩不起劲。人家说我成了小大人。可是我的爸爸对我说：‘这样很好，可以供给你上学去了。’上学本是我的梦想，可是料不到，美丽的梦想会是这样实现的。因此，我没有一点理由偷懒，我要赶快学好国文。”

我常年看作文卷子，但从来没有象这一回的动心。老实说，流下了眼泪。并且立刻背下来了。我是小心谨慎的人，平时牢牢记着，哪些话不能出口。可是给她上课时，我竟和她一起读报纸。向她介绍大陆上的真实情况，在字里行间，寻找大陆战场的真实局势。

这样的日子里，我常常回忆起黄金般的中学时代。我有几个眼睛亮闪闪的，聪明伶俐的女同学。我们都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，有许多接近的机会。可是我胆小，生怕句把难听的话，几下不得体的举动，损害了她们天仙般的美丽。离开中学以后，我过着贫穷的流浪生活。寒酸潦倒，简直不敢想象有一个知心的